

# 蔷薇忽然开

◆张玉明

朋友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条信息,说夜里下班,到家门口,一惊,蔷薇花忽然就开满了院墙,好像昨天还不是这样的。

我亦有同感。单位西边的围墙,有三四百米长。每天上下班经过,只见一些高高低低的树,没觉得有蔷薇存在。忽然一夜间,蔷薇花就开满了墙。

“忽惊红琉璃,千艳万艳开”,唐代诗人孟郊在溧阳的唐兴寺看蔷薇花时,也有这种感觉。红琉璃就是红蔷薇。

蔷薇枝条柔软细长,不能独立,必须攀缘生长。它们攀上栅栏,攀上围墙,又顺势攀上了墙边的松树、樟树、桂花树、石楠树。蔷薇杂生在树丛中,茎叶细小,很难被看到。只有等到花开时,才露出庐山真面目。满墙的花,满树的花,一下子惊艳了世界。我们此刻才恍然大悟,噢,这里竟藏着这么一大片蔷薇。

爬上围墙的蔷薇,恣意纵情地开。蔷薇又称蔷薇,是个很雅的名字。我以为此处“蔷薇”通“靡”,就是奢侈。蔷薇的枝条会爬满整个墙壁,花也开满整个墙壁。即使一堵

破败的墙,也不嫌弃,用心装饰得花团锦簇,有一种奢靡的感觉。

蔷薇还有一个很俗的名字,叫锦被堆,或锦绣堆。宋代苏轼《游张山人园》诗:“壁间一轴烟萝子,盆里千枝锦被堆。”宋代张侃《蔷薇》诗:“多谢东风巧剪裁,朱朱白白待春开。偶因无事寻诗句,又见沿蹊锦绣堆。”满墙的蔷薇花,花团锦簇,像极了母亲晾晒在栏杆上的棉被。虽然不是绫罗绸缎,却是一样的图形和花色。白天经过时,猛一抬头,真的以为谁家晾晒的棉被。夜间经过时,又以为谁家的棉被忘了收回。唐代杜牧诗《蔷薇花》:“朵朵精神叶叶柔,雨晴香拂醉人头。石家锦幃依然在,闲倚狂风夜不收。”满墙的蔷薇,悠闲地倚在墙上,狂风之夜也不收回。

爬上树顶的蔷薇,就在高处开,也是妙趣横生。一棵高高大大的樟树,头顶忽然绽出一片红来,像一片祥云,也像一顶花冠。一株墨绿的桂花树,一侧忽然冒出几朵白来,像大姑娘耳鬓斜插的栀子花,又像小姑娘脑后扎的蝴蝶结。开始让人惊诧,然后是开心大笑。

白天上下班路上,看到有人在墙下拍照,与蔷薇合影。有人架着手机,在自拍自唱地拍视频。晚上散步的时候,我改变了行走路线,就沿着那段围墙,来来回回地走,不再去别处。昏黄的路灯下,红蔷薇有些暗淡,白蔷薇愈加地白了。

一个下雨的夜晚,本想留家里,忽然想到,夜雨中的蔷薇,该是什么样子?便又出了门。雨簌簌地下着,路上少有行人。我撑着伞,走走停停。迎着灯光,雨丝像根根利剑射落下来。蔷薇花一闪一闪,像在躲闪,又像在点头;像在自言自语,又像在朝我眨眼睛。我把伞朝前移了移,想为它遮挡,仿佛又听到了盈盈笑声。雨中的蔷薇更明亮了。

“似锦如霞色,连春接夏开”,蔷薇花开时,已是暮春初夏时节。人们还在为春天短暂易逝而伤心感叹之际,忽然有一大片蔷薇,在一夜间盛开,必然会让人喜出望外。“尽道春光已归去,清香犹有野蔷薇”,春天并未走远,有蔷薇帮我们挽留住了春,惊喜之情溢于言表。

# 买衣记

◆尚庆海(河南)



妻子的衣服塞满了两衣柜,她自己都感慨:衣服太多了,以后说什么也不买衣服了。

我揶揄道:“遇到漂亮的,还是可以买的,人靠衣装嘛。”妻子大概听出了弦外之音,不依不饶地说:“说不买就不买,这样,你监督我,如果今年我再买新衣服,烟你随便抽酒你随便喝,我再也不管你了!”妻子发了“毒誓”,让人不由相信。

周末陪妻子逛商场,溜达到服装区,我劝妻子:“咱们赶紧离开这个‘是非之地’,戒烟戒酒容易吗我。”妻子笑着说:“放心吧你就……”正说着,妻子“嗯”了一声,我心想:糟了!果然,妻子快步走到一件针织开衫前,取下来在身上左比比右比比,爱不释手,大有相见恨晚之意。

营业员趁机拍妻子马屁:“大姐,您太有眼光了,这是我们新上的限量款,时尚大气,您穿上绝对好看。”

妻子听了,一脸不高兴:“算了,我是买给我妈妈的,看来不合适。”营业员立马改口:“阿姨穿上它至少要年轻10来岁,大姐您这么漂亮,阿姨一定也是高贵大方气质非凡!”妻子转忧为喜:“是吗?那包起来吧!”

这不摆明了就是忽悠嘛,一向精明的妻子今天怎么回事?但想到是为岳母买的,这份孝心还是值得鼓励的,于是我爽快地掏出了钱包。

周日一早去看岳母,岳母看到妻子给她买的针织开衫,说什么也不穿,说穿出去人家要笑话,颜色太花了,款式太潮了。任凭妻子磨破嘴皮子,岳母始终把头摇得像拨浪鼓。

妻子说:“这么贵的衣服送人好可惜啊。”岳母说:“现在不是都可以无条件退换吗?要不就退掉吧。”妻子似乎恍然大悟,“对对对,赶紧去包里找购物小票,却怎么也找不到,“唉,小票丢了,退不了了。”妻子长吁短叹。

“那你穿就得了。”岳母说。妻子穿身上一试,那真叫一个合适,妻子却不怎么开心,脱下后狠劲把领口上的吊牌拽下,说:“瞎凑合穿吧,不比扔掉强!”

回去的路上,我猛然想起,当时买衣服的时候是我付的账,小票应该在我身上。我在口袋里随手一掏,大叫:“这不小票嘛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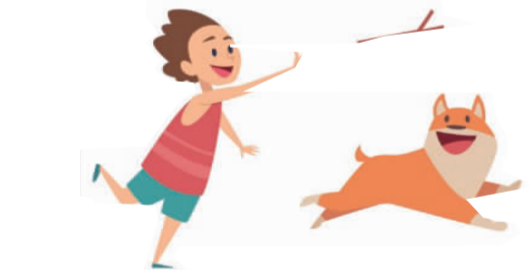
妻子有点气急败坏地嚷道:“你刚才怎么没有想起来?吊牌都撕掉了,白白浪费了几百块钱,这周罚你刷锅洗碗。”

我一时被呛得无话可说。



# 狗与娃

◆刘翠琴



一日,去爬本市境内的铜山。欣赏了美景,也见到了趣事。

在山脚边,一只黑色小狗当道,见有人来,不惊不扰不咬不跑,黑色的眼珠滴溜溜转着,后足立地,两只前爪抬举,一个劲地冲人作拱手作揖状。同行的小孙子口中正咬着饼干,我逗弄他:“小狗跟你耍饼干吃呢。”小孙子开心地把吃了一半的饼干扔给了小狗,小狗一跃而起叼住饼干,那疾如闪电的敏捷动作吓得我一把将孙子抱起,生怕有什么闪失。好在小狗没有觊觎孙子手中的一包饼干,缩回原地边嚼饼干边继续拱手作揖去了。来往游人极少,这小东西也鬼坏,没人给吃的,就自己在那儿兜圈子自得其乐。

行至半山腰,忽闻撕心裂肺的哭声,一看,几个大人围着一个约十岁的男孩。以为是男孩摔跤了或被虫咬了,正要上去询问,听到爸爸模样的人凶凶地吼:“就这么点

高的山,你怎么就爬不动了?还不好意思哭!”“你喊什么喊?他说爬不动了就是爬不动了,我们要么等他一会儿,要么你背他上去!”奶奶又气又急。爷爷打开水杯吹吹,递到孩子嘴边,可那孩子闭着眼干嚎,理也不理。妈妈刚蹲下来,准备背孩子,被丈夫一把拉开:“背什么背?他没腿呀?”又冲爷爷奶嚷:“看看你们把他惯成什么样了。”

见此情景,我担心小孙子也给我整这么一出,我可是泥菩萨过河——自身难保,不可能背他的。他爷爷也怕小孙子耍赖皮,便试探:“果果,你爬得动吗?要不要爷爷背?”“不要。我要吃好吃的。”嗨,就记得吃。鼓励他再爬一段就给一块巧克力,巧克力骗到手后,小手拽住我的背包袋子:“我看看还有没有好吃的了?”得,再剥一个橘子,三人坐下分着吃了。刚吃完,爷爷抬腿就走了,我俩只好紧跟。

山还真的不怎么难爬,上了山顶,孙子兴致勃勃地配合爷爷在亭子上摆造型拍照。从亭子下来,准备休整片刻就下山。咦,那一家五口也爬上来了,男孩一路蹦蹦跳跳,哪里还有哭鼻子的痕迹。“哥哥,你也爬上来啦?”自来熟的小孙子热情地凑过去打招呼。“哼!”那小哥真矫情呢。看着他拽兮兮的样子,我们两家大人都觉得好笑。

下山的路上,一路摘野花找野桑葚,不知不觉就到了山脚。小黑狗又给我们作揖,可带的吃食已经没有了。小孙子说:“奶奶,小狗好可爱哦。下次我们要带多多好吃的来给它吃。”

“是呀,小狗很可爱。不过,如果它不等着人给它吃的,能自己去找吃的,就更可爱了。”

四岁的小孙子自然是不会明白我的话,但他爷爷却不失时机地对我说:“看你以后还惯不惯他了。”我无语,继而反思。

